



未

厭
居
習
作

開明文學新刊

未厭居習作

葉紹鈞著

未厭居習作

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六版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葉紹鈞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自序

我的散文曾經在十年前和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合在一起，取名劍鞘，由樸社出版。以後寫的，經過一番選剔，取名腳步集，由新中國書局出版。集子出版之後，自己看看，總覺得像個樣子的文篇不多，淘汰還不見得乾淨，引起深切的慚愧。最近兩三年來，又寫了一些散文。朋友勸說，不妨再來一本。我就把這些新作也選剔一番，再把劍鞘和腳步集裏比較可觀的幾篇加進去，又補入當時搜尋不到的幾篇，成為這一本集子。

我常常想，有志繪畫的人無論愛好甚麼派頭，或者預備開創甚麼派頭，他總得從木炭習作入手。有志文藝的人也一樣，自由自在寫他的經驗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習作。無奈我們從前的國文教師不很留心這一層，所出題目往往教我們向自己的經驗和意想以外去尋話說，這使我們在技術修練上吃了不小的虧。吃了虧只有想法補救，有甚麼經

驗就寫，有甚麼意思就寫，一方面可以給人家看看，一方面就好比學畫的描畫一個石膏人頭。即使沒有大的野心，不預備寫甚麼傳世的大作，這樣修練也是有益的。能把自己的經驗和意思暢暢快快地寫出來，在日常生活上就有不少的便利。我是存着這種想頭寫這些散文的，所以給這一本集子取了個「習作」的名字。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葉紹鈞。

目次

沒有秋蟲的地方	一
藕與蓴菜	四
看月	八
牽牛花	二一
天井裏的種植	二四
速寫	三二
「蘇州光復」	三五
「說書」	三九
「崑曲」	三四

幾種贈品·····	三九
三種船·····	四四
讀書·····	五九
養蜂·····	六一
薪工·····	六四
文明利器·····	六七
「怎麼能·····」	七一
「雙雙的腳步」·····	七五
假如我有一個弟弟·····	八一
做了父親·····	八八
中年人·····	九四
兒子的訂婚·····	九七

過去隨談·····	101
將離·····	112
客語·····	117
回過頭來·····	126
捐鎗的生活·····	136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143
戰時瑣記·····	147
沒有日記·····	150
「心是分別不開的」·····	153
與佩弦·····	167
兩法師·····	175
不甘寂寞·····	186

過節	一九二
詩人	一九四
水患	二〇一

沒有秋蟲的地方

階前看不見一莖綠草，窗外望不見一隻蝴蝶，誰說是鴿箱裏的生活，鴿未必這樣趣味乾燥呢。秋天來了，記憶就輕輕提示道：「淒淒切切的秋蟲又要響起來了。」可是一點影響也沒有，鄰舍兒啼人鬧絃歌雜作的深夜，街上輪震石響邪許並起的清晨，無論你靠着枕兒聽，憑着窗沿聽，甚至貼着牆角聽，總聽不到一絲的秋蟲的聲息。並不是被那些歡樂的勞困的宏大的清亮的聲音掩沒了，以致聽不出來，乃是這裏本沒有秋蟲這東西。阿，不容留秋蟲的地方！秋蟲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鄉間，這時令滿耳朵是蟲聲了。白天與夜間一樣地安閒；一切人物或動或靜，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陽光或者輕淡的雲影覆蓋在場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或者徐緩的涼風看守着整夜，在這境界這時間唯一的足以感動心情的就是秋蟲的合奏。

牠們高，低，宏，細，疾，徐，作，歇，彷彿曾經過樂師的精心訓練，所以這樣地無可批評，躊躇滿志。其實牠們每一個都是神妙的樂師；衆妙畢集，各抒靈趣，那有不成兩間絕響的呢。

雖然這些蟲聲會引起勞人的感歎，秋士的傷懷，獨客的微喟，思婦的低泣；但是這正是無上的美的境界，絕好的自然詩篇，不獨是旁人最歡喜吟味的，就是當境者也感受一種酸酸的麻麻的味道，這種味道在一方面是非常雋永的。

大概我們所蘄求的不在於某種味道，只要時時有點兒味道嘗嘗，就自詡爲生活不空虛了。假若這味道是甜美的，我們固然含着笑意來體味牠；若是酸苦的，我們也要皺着眉頭來辨嘗牠：這總比淡漠無味勝過百倍。我們以爲最難堪而亟欲逃避的，惟有這一個淡漠無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熱烈的夢，一口苦水勝於一盞白湯，一場痛哭勝於哀樂兩忘。但這裏並不是說愉快樂觀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須求的，甜湯是罪惡的，狂笑是魔道的。這裏只說有味總比淡漠遠勝罷了。

所以蟲聲終於是足繫戀念的東西。又況勞人秋士獨客思婦以外還有無量數的人，他們當然也是酷嗜味道的，當這涼意微逗的時候，誰能不憶起那美妙的秋之音樂？

可是沒有，絕對沒有！井底似的庭院，鉛色的水門汀地，秋蟲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們沒有牠們的翅膀與大腿，不能飛又不能跳，還是死守在這裏。想到「井底」與「鉛色」覺得象徵的意味豐富極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藕與蓴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腳卻穿短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爲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清晨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若滿塗污泥，就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門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

渴過路的人便站住了，紅衣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頭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於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部分的水果鋪子裏，位置在金山蘋果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叫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回，我們今年竟不曾喫過藕。

這僅有的一回不是買來喫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喫的。他們也不是自己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喫了。只有孩子很高

興，他把這許多片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的要求。

因爲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喫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是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篷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地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盃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以喫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喫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纔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爲在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只在故鄉有，使繫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爲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

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就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看 月

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裏的人對於月亮的圓缺隱現是不甚關心的。所謂「天井」不到一丈見方的面積。至少十六枝光的電燈每間裏總得掛一盞。環境限定，不容你有關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還沒「斷黑」已經一連串地亮着街燈。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盞街燈。沒有月亮吧，猶如一盞街燈損壞了，不曾亮起來。誰留意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經說過不大聽到蟬聲，現在說起月亮，我又覺得許久不看見月亮了。只記得某夜夜半醒來，對窗的收音機已經沈默了，隔壁的「馬將」也歇了手，各家的電燈都經熄滅，一道象牙色的光從南窗透進來，把窗櫺印在我的被褥上。我略微感得驚異，隨即想到原來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去。但是，一會兒，月亮被雲遮沒了。